



鄂國金佗稗編卷第二十七

天定錄卷中

經進百韻詩

封王信劄

鄂王信劄

上宰執第二書

乞付史館堂劄

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

追封鄂王告

碑陰記附

經進百韻詩

臣一介孱庸濫饗世祿每念沉寃未雪直
 筆又汚一意暮修五年勤瘁比干宸覽
 誤簡淵衷萬死尚寬九殞莫報今因追
 感先臣飛事輒賦百韻詩一篇繕寫躬詣
 天庭投進伏望 聖慈特賜 睿察昭白
 而施行之干冒 天威臣下情無任皇懼
 震越屏營之至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上

永祐當臨御 重熙極泰亨 物窮隍土復地
 太孽牙萌蠢爾戎 真裔違吾海上盟 腥羶盤
 九土氛霧塞三精 於赫 中興主 初專九
 伯征 赤符觀炳炳 嘉兆得庚庚 四七
 膺休運三千協 一誠乾坤恢闔闔 日月洗明
 清 夫授睢壇筴 風興渭水英 維時臣大父 韜
 迹聖廛氓 寶匣鳴長劍 雄冠影曼纓 衣裘供
 羿射 燈火近韓檠 聖世方求駿 明神豈舍

駢始從魚鑰守小柝羽林兵嘗虜無車乘麾
軍不鼓鉦熏門摧彥政汜水從間勅駟召班
龍節犀 下雀旂 王師俱蓄縮胡騎愈縱
橫馬渡朝迎敵鍾山夜駐營狂瀾身砥柱大
厦手支撐虜焰猶繁熾 吳都忽震驚 東
巡傳警蹕右袒半公卿憤起宜興旅追收建
鄴城大江誰飲馬五嶽更刑牲一蕩西江李
重殲固石彭利兵驅虎豹傑觀築鯢鯨玉帳
旋平廣銅符遂帥荆 皇靈期濯濯王事分

傍傍沙漠通封豕山林忌聚蠱 神州宜正
復六郡乃先爭桀犬徙馮壘苗民敢抗衡銳
師掀狡窟高堞覆堅棚鼎道兵方進湖湘寇
輒平幾年兇禍結八日駿功成叛將因資用
降人豈畏阬開疆下商號結約到磁洛謀帥
難張俊還兵慮鄆瓊但虞遺後患初匪厭紛
更沔鄂重歸鎮齊劉尚據 京且羞離楚饌
未用渡河罌細柳千屯竈柔桑萬瓦甍流民
俱授畝戰士亦從耕夫澮縈如帶原田畫若

枰連雲登美稼浙玉飯香秔芻輓從今省兵
儲亦頓羸吏貪無鼠碩民佚異魴頽姑定鴻
溝約交馳絕域倅鄰歡新玉帛宴衍樂簧笙
未幾邊搖草惡知野食苹禮容方濟濟革乘
忽駟駟 睿斷昭雄起 天威震隱咄六師
紛霧集四郊盛雷轟 戎駕爰方啓神鋒莫
敢撓童髻欣再見父老喜前迎義氣通諸夏
謳聲沸八紘官兵颺隼鷲胡穴泣鼯猩跬步
歸 京闕朝衣詣 寢楹晉軍傳鶴唳楚幕

聽烏鳴機會乘今日雌雄決此行幸成十載
績歸捧 萬年觥何事東來詔遄追北指旌
撫膺皆壯士牽袂有啼嬰葉爰登樞極雍容
儼珮珩身雖處廊廟志則在幽并豈意中原
略深違時相情和我徒効敬投几不聞瑩正
爾先鞭著居然誇篋盈兇威搖吏檟風旨動
臺抨臬虺飢吞噬鷹葵樂使令衆髮常忌冠
同洛不譏程遠慮爲徼福先驅謂緩程一言
鳴仗馬千丈下喬鸞盍攷謝 赦表兼觀

賜劄評許身無少愧憂 國甚於醒彼譖宜
投虎能言不離鸚鳥翮身蚤箠兔健足先烹
有客悲周道何人 魯祊同時惟切齒來者
但懲美長夜何時旦沉陰幾日晴是非從久
定禍否待終傾 先帝資 神武深仇愴
父 兄每懷得頗牧胡忍弃韓黥哲監何嘗
惑孤忠果漸明岳陽還舊號嶺表返諸惇故
壘營新祀畿封闕賜塋用心傳舜子述事廣
文聲甘雨興餘槁 青天豁久盲先臣死不

朽 聖德浩難名 陛下今湯禹王臣昔散
閑令圖天廣大盛烈日鏗鉤心術參 堯運
規模紹 漢宏遺形高閣繪良股盛朝賡故
將幸非遠微臣矧敢輕傳訛稽史謬敗俗訂
言諱日繫無虛筆雲章有滿篋旣竹書皆歷歷
玉訓尚鏗鏗願輟 清朝暇叨承 乙夜呈
作詩哀寺孟覽奏念緹縈 恩錫茅封寵
光昭袞字榮誓懷如皦日忠報畢餘生

封王信劄

五月初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岳飛
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
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

右劄付故追復岳少保本家

嘉定四年五月十一日

鄂王信劄

勦會已降 指揮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

存雖已追復元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
封王爵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追

封鄂王

右劄付故追封鄂王本家

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宰執第二書

五月 日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
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 某官閣下珂聞之
常言有曰人之是非其惑常在身其定常
在身後蓋謂身之前則繫之於人而私情愛
憎之易偏身之後則筆之於史而公論是非

之自定嗟乎史固足以示信也所書果得其
實耶則一褒一貶足以發潛德之幽光誅姦
諛於既死誠萬世之衮捷也苟傳聞之或失
其當是非之或軼其真筆削錯施而褒貶易
位何以示天下之勸懲乎哉昔者觀班孟堅
之史自武帝以前蓋祖太史之舊也而傳
陳涉則至今廟食一語輒不敢刪不知所謂
今者何代而孟堅時涉之祀存乎否也雖然
此猶曰有是事也則爲可據也近觀唐大曆

間樂平令魏仲兕記饒娥之事與史大異及
考之柳子厚所傳則史蓋全用其文而不知
仲兕爲令於此得之親見彼子厚特傳聞之
訛也以此知古今之史邈親見而信傳聞者
其失實多矣不特此一二事也以此而示榮
辱於萬世不亦甚可哀歟伏念先祖武穆蒙
被紹興權臣之禍一時山林之史徃徃得於
風聞記錄二三則已失其實矣重以王俊之
徒文傳會之辭張俊万俟卨之徒主煅煉之

獄日曆之官取證於此則又非其實矣當是時權臣實專史館之柄一筆一削皆出其手史官之能為董狐者幾何人哉則又必有變亂其實者矣是則榮辱萬世之權倒置如此不有王公大人慨然以為已任者則紛紛簧巧誰與正之恭惟閣下以忠厚之心而權衡一代之是非以淹貫之學而董正一代之筆削自一介之臣以上其用心其行事皆將不逃於融明之鑑而况如先祖之忠赤報

國昭如皦日而讒仇相誣明若觀火閣下豈能不動心於一伸其枉哉珂謹撫諸所傳所記以為行實而凡向來讒說之所以厚誣者則又為辨誣亦既上之丹宸而輒復以其副寘之閣下矣伏惟宰制之暇試一取而觀之校之史官之所載則枉直白黑有不難辨而且以此書下之策府俾之從實刪修則閣下之所以榮辱萬世者其權行於此矣夫豈非盛德事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

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夫以馬借人此里巷之淺事也而春秋之史官書之苟其亡矣宜無與於興衰治亂也而孔子惜之以先祖報國之忠而大節未明其事之存亡况有大於借馬乎閤下能以孔子之心爲心則先祖之抱冤於地下者其必有以補其亡矣珂復何云不備

乞付史館堂劄

珂存有忱恂之悃上干鈞嚴珂近準

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先大父追封鄂王仰見聖朝褒勲念舊日之意伏讀恩詔感泣不知所云惟是珂昨來所進高宗皇帝宸

翰七十六軸行實編年六卷家集十卷並爲大父辨明誣枉參稽所係不敢不進其所修續天辨誣一書年月事實必以宸翰爲證者蓋恐山林之史混而無攷必得奎畫昭回以示萬世庶幾信而有證旁撫家集兼攷行實並無抵牾委有依據然後敢書區區

累年之塵正以孤忠未盡明遺謗未盡雪爲子若孫之責不敢愛萬死而使先世之事終於莫明茲者幸蒙大恩裂全鄂之壤開真王之封超出常倫特自英斷袞袞八字焜耀千載已足以洗滌無餘今來所進文字又蒙後省申明乞行宣付史館先志獲償九殞無憾第刪修之舉事千萬世至公之筆不容不冒昧游以申陳重念先大父得罪於紹興十一年之十二月而秦檜死於紹興一

十五年之十月相距凡十四載檜是時方專上宰監修國史日曆則沒先大父之功而重先大父之罪變亂是非固有不容待言而明者先兄吏部甫任浙東提舉日熊舍人克知台州以公事爲先兄按發罷黜積憾不洩以先兄甫爲先伯御帶雲之嫡子故於作中興小曆之際專欲歸罪夫史館所大據依者國史日曆而旁證者野史雜記所進實錄必以是爲本而先大父不幸受秦檜之誣而又與熊

克有子孫一時之憾曖昧之迹無以自明銜
寃地下永無信眉之日今幸蒙 朝廷旌褒
之典雖足以示勸一時而史筆未明萬世何
以取信所有珂所修建儲淮西山陽張憲承
楚五辨並有 高宗皇帝御筆依證其 御
筆並裝皆見在并有刊刻石本繳進訖即不
敢妄以臆說強辨欲望 朝廷俯念先大父
忠勤之心及兩經秦檜熊克史筆之誣特賜
敷奏 宣付史館參照從實刪修庶幾先大
父之心得以暴白於萬世其於 國體人心
誠非小補如蒙 朝廷降付史館後將來參
照得珂所進辨誣內有據依不當及非出
高宗皇帝御筆甘伏罔 上之罪忠邪之分
寃節之辨在此一舉珂屬在子孫不敢緘默
黨蒙施行實出至公之賜干冒 威尊珂下
情不勝戰汗

後省看詳宣付史館指揮

中書門下後省狀準付下承務郎新差監鎮

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狀右臣珂輒瀝血
誠仰干天聽退思僭越甘俟典刑伏念臣
大父先臣飛際遇高宗皇帝依乘風雲獲
附勲籍中更讒誣雖蒙朝廷昭雪錄用然
尚未經褒贈臣父先臣霖累準國史實錄院
牒取索所被受御劄手詔及行迹事實著
述文字重以流離之餘故傳散漫掇拾未備
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不量竊陋涉筆五年
刊集纂修粗明梗槩今來所刻板受高宗
皇帝御劄七十六軸釐爲十卷所修大父先
臣飛行實編年六卷顓天辨誣五卷通叙一
卷并家集十卷已於嘉泰三年十一月刊修
了畢竊緣臣上件文字未經進御謹各奉
隨進表一通囊封躬詣天庭上進伏望
聖慈特賜睿覽降付尚書省施行臣冒犯
天威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送
後省看詳申今看詳岳飛忠義之節攘除之
功載在國史昭然甚明伏觀近降指揮追

封王爵不緣陳乞特出 聖恩誠足以示勸
千載所有岳珂繳進編年六冊家集十一冊
委是採摭精詳用志可嘉能摯表其先烈宜
備太史紬繹兼有 御劄十卷已行鐫刻其
書多引以為證又有以見 高廟 聖筭
神略任將治兵之本意其辨誣內併理雪飛
之子雲與其部曲張憲之寃亦是明白照得
御劄三十二年已降 指揮將雲等追復官
官記今來若更與追贈合取自 朝廷指揮

其岳珂所進 御札石刻并文字乞宣付
史館施行并十軸二十三冊表三通申聞事
除理雪岳雲張憲一節見行看詳外六月二
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看詳到事理宣
付史館

追封鄂王告 中書舍人李大異行
勅人主無私予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貞
是非不待百年而定睠言名將夙號蓋臣雖
勲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於身後緬懷

英槩申昇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節
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一百戶食實
封二千六百戶贈太師謚武穆岳飛蘊蓋世
之材負冠軍之勇方畧如霍嫖姚志滅匈奴
意氣如祖豫州誓清冀朔屢執訊而獲醜亦
舍爵而策勲外憺威靈內殫謨畫屬時方講
好將歸馬華山之陽而爾獨奮身欲撫劔伊
吾之北遂致樊蠅之集寢成市虎之疑雖懷
子儀貫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
計孰拯其冤逮 國論之既明且不邦誣之自
辨 中興之主恩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持
厚肆眚冲之在御想風烈以如存是用頒我
恩綸襚之王爵裂熊渠之故壤超敬德之舊
封豈特慰九原之心蓋以作六軍之氣於戲
修車備械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間幽
冥之際諒惟泉窆歆此寵光可特追封鄂王
餘如故

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

碑陰記

鄂據上流爲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
洛退足以雄分吳蜀得建瓴之勢江左莫強
焉紹興初天子考麒麟玉冊之瑞觀黃
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
天設之嶮金城千里重分牧先王析符授
鉞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
大抵鄂爲根本隱然有藜藿不採之威珂嘗
攷論地勢况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興南國
者所據守各不一然負桐栢之陽山陽合肥
廣陵濡須重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
足以扼東西之衝惟襄沔舊疆曼羨數千里
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郊川平壑曠不設限
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可至也顧自元
二以降引弓之士未嘗敢南嚮而夔峴首寧
涉巨瀆冒重險而常出乎柘臯大儀之境捨
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路之介于寇被邊
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一面者力之

顓否固不待辨而孽胡之馳騁長技反縮慙
 而不敢施方履之士溯其時而觀其人可也
 皇上臨御一紀緬懷麟閣勲名之盛方將尊
 中國以綏四夷乙夜慨然覽珂所奏顓天之
 書思所以太尉乎九京者相攸樂土宜莫如
 鄂遂荒全國裂衣而王之綸言申褒温厚灑壘
 不惟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於辨論忠邪
 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一介蚍蜉之言誠不
 知所以格 天心悟 主聽者妄一男子不

得其平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愬珂誠
 死且不朽矣載惟 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
 墉陳石至今巋然而乾道中又嘗 詔賜沔
 陽之廟 先王功烈遂與鄂相終始珂不肖
 身不逮事生三十有二年而後得以鉛槧片
 言追明地下之寃成先大夫易箒之志興念
 一及兢慙夙宵大懼馴闕襲而使 聖朝
 旌忠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于方來乃以
 制詞刻之琬琰植于廟下以對敷 今天子

不顯休命而復系著其所以然之意在漢之初蛇分泗壑有臣曰良從高于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誓白馬紀丹書剖符定封擇齊三萬戶而不願迺侈遇鄉以旌天授然則溯功名之所基以迄于成地以人重人以地著揆厥所元夫豈曰偶然而已哉是用叙次其實且以先王在鄂之顛末追附前誼庶幾鄂人知所以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無忘上意之所嚮云開禧疆圉單闕歲且月哉生明孫承事郎珂記朝散郎行太府寺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章升之書丹并題蓋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七

鄂國金佗粹編卷第二十八

孫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岳珂編次

天定錄卷下

謝封鄂王表

謝宰執啓

謝臺諫給舍侍從兩省啓

都司取索文字

申都司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加贈張憲信劄

先伯雲贈節度使告

張憲贈承宣使告

謝表

謝宰執啓

後序附

謝封鄂王表

臣珂言今月二十三日準

告大父先臣飛

追封鄂王臣已於當日望

闕謝 恩訖者

剡奏籲

天辨先世百年之枉疏

恩列衣地

啓真王一字之封燁然 寵命之頒賁此

盟之舊臣珂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 國

家之尊爵豈為將相之殊褒以馬燧之元功

昨始開於北土若子儀之碩望壤纒裂於西

汾顧自古以不輕至于今而尤重方位躋三

事間推列郡之恩及燧錫九泉或被小邦之

命已為曠闊咸謂遭逢敢意子孫數十載之

餘屬當 聖明一再傳之 盛忍使子文之

無後 深閔介推之不言 濬發德音 誕

颺 褒制伏念大父先臣飛逢辰多難賦命
數竒曾未究於義心已橫罹於讒口 堯仁

天賦首加追復之榮 舜孝日嚴祗述 親
傳之訓故羶仍復去璧全歸雖 聖德恢宏

莫報 兩朝之大造然 寵章赫奕尚慙諸
將之同功深惟餘謗之未湔遂致孤忠之無

攷辨必期於早辨疑或免於傳疑萬字翔龍
褒靖孫之藏 詔五年剔蠹緝泌子之遺編

俗上囊封仰塵 宸聽功謂 帝心之采非
遽盼王社之苴茅 綸煥 九重 衮襲八

字 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國之
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存

壤分楚子之遺爵列唐臣之上 恩加栢廟
益光難朽之丹青聲到柳營尚泫追思之涕

淚自非出 聖天子之特斷安能使大丈夫
之為真豈意貌孫訖疇大願茲蓋伏遇 皇

帝陛下厲精求 治 銳志 中興藏匱室

以書勲不限非劉之典 聽鼓鼙而思將爰

形 咨岳之音 慨思遺愛之區越在上流
之地乃盼 新制庸侈舊封豈徒慰地下不
泯之鬼抑亦奮海內敢為之士臣敢不矢心
蓬葦歸 賜松楸萃同里以熒觀暨闔宗而
泣拜生雖未壯已期執童子之戈死或有知
當亦結老人之草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
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臣珂誠
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 上表為大父先臣飛準 告追

封鄂王稱 謝事

謝宰執啓

珂啓今月二十三日準 告先大父飛追封
鄂王者抱書千里臣章幸徹於 楓宸 䟽
渥九泉王社寵分於茅壤百年闕典以一朝
而舉萬世正誼自今日而明亶繇 論道之
公倍激感 恩之慤竊以 國家設非常之
爵為其將相有甚偉之功其名雖並於三公
厥序實超於五等非天下報勲之彝制乃人

君作福之大權盟礪泰山漢不行於異姓圖
新煙閣唐間錫於諸臣逮 藝祖乘時龍而
御天至 高皇渡匹馬以開境皆循此典式
顯爾庸然變之所遭有險而有夷故終之所
獲或難而或易西平開祚正安危身佩之時
汾陽啓封方壽考家居之日趙中令剖符於
韓國韓太傅裂壤於蘄邦皆身荷美名而親
承寵數茲逢 辰而有幸故 錫命以非艱
乃如大父之忠勤昔被元姦之讒慝橫加不
韙濫及非古辛功在鼎銘忍見汗於白簡名
存廟藏遽竊置於丹書假偽亂真以非易是
士 夫箝結莫紓敢愬之懷民吏欬歔徒抱
不平之氣邪誣滋逞公議幾亡鬱抑不明者
非止一端棄置弗錄者殆將二紀 大明揭
日賴 高廟之深知 睿澤回春有 阜陵
之善迷已頒 紫誥盡復青氈然 愍章雖
渥於累朝顛 褒典尚慙於諸將懼未湔於
餘謗爰久玷於孤忠宦緒灰寒徒懷嚮 日

君門天遠無路排 雲誠同螻蟻之微採之
 蚍蜉之細人謂落落而難合已獨拳拳而未
 忘進則犯 明主批鱗之誅退則負先人易
 簣之訓不量愚分竟上遺編累牘籲 天方
 屏營於私室大封裂地遽 錫寵於公朝
 溫綸寵渙於 九重華袞載加於 八字謂
 其忠衛社稷義死封疆忘家徇國之一心歷
 千萬變而不易遺裂衣餘風之大致閱七十載
 而如存廼即上流載荒舊壤慰將士召棠之念

解邦人寇竹之思栢聳遺祠夙厲冰霜之
 柳披故壘新回雨露之光比肩 南渡諸公
 之間闊步西京功臣之上歷觀時變之高下
 載論功名之始終得之最難莫此為甚豈以
 妄庸之小子能感 上心實繫 塊北之大
 鈞特施化力茲蓋恭遇 某官爽邦元哲
 經世大儒 主盟 國是而異議不搖 飭
 修邦經而百廢具舉 拯溺救飢之 實念
 小猶及於匹夫 顯忠遂良之 盛心遠不

遺於前代 採天下僅存之公議 憫王
朝未錄之勲盟 肆 贊決於中宸 俾 增
榮於南紀 豈特慰焄蒿不朽之魄 將以興草
萊願奮之人 良駿歸燕 本由市骨 真龍見葉
始自好形 竚收 十翼之賢 式見兩全之舉
復還 文武全盛之境 以畢 高 孝欲爲
之心 珂敢不矢心衡門 歸 賜丘壠 萃闔宗
而泣拜 暨同列以榮觀 動故笏之悲 旣深感
皇朝之 勉追 祖武之

勤勞 惟不辱先是名報 施謹具啓 事專人捧
詣 鈞墀 祗候塵 謝伏惟 鈞慈俯賜
鑒念 不備謹啓

謝臺諫給人告侍從兩省啓

珂啓 今月二十三日 準 告先夫父飛 追封
鄂王者 哲鑒賞天 洞燭九泉之枉 寵
章裂地 榮超五等之封 亶歸 正論之明
信激危衷之感 伏念先大父飛 奮身疎逖 許
國忠勤 北巡之駕未還 死不瞑目 東都

之會弗振夙所盡心仗義鼓行推鋒深入襄陽六郡之戰可見規模宋仙七月之屯寔當機會萬里駭傳於風鶴三軍喜聽於城烏以至閉閣潛思手䟽 儲闈之根本朝衣祇見躬安 寢廟之感靈不忘造次愛君之情初無嫌疑避事之意胡爲一簣之虧土重令衆口之鑠金母實知參聽終疑於三告人惟哀虎贖莫致於百身忠臣烈士聞者拊心老夫稚子語之流涕幸 聖朝之公論不泯而

思陵之

睿見本明

發

德音於父而自

定之餘

詒

帝訓於

率乃攸行之始

首頒紫誥

盡復青氈日窮星回暖律甫還

於枯枿霰不開陰伏太陽復豁於幽盲雖飲恨

於昔時粗信眉於後日念公師之位雖極尚

愧同功而稗官之載失真必乖信史掇拾靖

孫之藏

詔纂脩泌子之遺編書溷

乙觀

方屏營於私室事稽

甲令俄出爵於

公

朝綸音寵渙於

九重

袞筆特增於

八

字謂其忠可貫日義不同天忘家徇國之
一心雖死不變遺烈餘風之大致迄今如
存乃分全鄂之區光啓眞王之社栢森遺廟
益凌盤古之風霜柳拂舊營重沐當年之雨
露邦人鼓舞將士歡呼循省聖恩重顯褒
於幽壤主盟公議蓋允賴於洪鈞茲蓋
恭遇其官學造高明氣鍾剛直偉材
碩用恢恢文武之兼讜論嘉謀凜凜正
邪之辨爰悼中興之烈載稽上送之書

肆贊決於楓宸俾增榮於茅土豈特
逞幽光於已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兩適
其宜甚盛斯舉珂敢不銘藏厚德警策縣
軀竹帛垂功名固難企前人之烈干戈衛
社稷尚期効童子之忠惟不辱先是名報施
謹具啓事專人捧詣台墀祇候塵謝伏
惟台慈俯賜鑒念不備謹啓

都司取索文字

檢正都司見行 朝廷文字今要見岳雲張

憲追復因依并真本追復贈官告照用仰親
事官於投進文字人岳監倉下計會取索限
壹日繳申六月 日

申都司狀

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岳珂

準 檢正都司告示取會先伯雲張憲追
復事須至申 聞者

右珂照得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 聖
旨指揮岳雲特追復元官續準 告追復左

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係同先祖太師鄂王飛
一時同降 指揮昭雪追復 乾道元年十

一月二十六日 聖旨指揮張憲特追復元

官續準 告追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闕

州觀察使係 孝宗皇帝灼見誣罔 特旨

辨明追復其元本告詞並有底本在 中書

省并有施行公案在吏刑部并係大賞罰亦

自該載 日曆 會要所有 告詞已蒙

後省保明備錄申 省訖今準前項 指揮

珂除已遵稟外照得岳雲係珂先伯其告
命自係先伯雲直下長男朝請郎尚書吏部
郎中甫收掌先兄甫已行身故見係先伯雲
直下長孫迪功郎新筠州新昌縣主簿岳觀
迪功郎新處州慶元縣尉岳觀收掌張憲係
先祖飛部曲其告命自係張憲直下男忠訓
郎前黃州聽候使喚張敵萬收掌珂即不曾
將帶隨行所蒙取會今供具並係着實或
恐省部目即案底不存只乞下吏部照應

岳觀岳觀張敵萬三名出身脚色三代便見
着實所有先伯雲後因先兄甫任陞朝累贈
至安遠軍承宣使張憲後來別無子孫陞朝
即不曾該加贈併乞照應施行謹狀

加贈先伯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勘會已降指
揮岳飛忠義徇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
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
奉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

張憲亦合追贈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
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岳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 日

加贈張憲信劄

檢會嘉泰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勅勘會已降指
揮岳飛忠義徇 國風烈如存雖已追復元
官未盡褒嘉之典可特與追封王爵三省同
奉 聖旨追封鄂王所有岳飛之子雲部曲

張憲亦合追贈八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
旨岳雲張憲各與追贈一官

右劄付張憲本家

嘉泰四年八月 日

先伯雲贈節度使告中書舍人俞烈行
勅絳侯左袒而為劉氏豈知書牘背之威李
廣結髮而戰匈奴不忍對刀筆之吏既 那
誣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復左武大夫
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

傳材爲世傑稟名父之筭勝折醜虜之天驕
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竒禍遽興早
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白日慰忠
奄於拱木新戎鉞於帥壇庶一節之不磨亦
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已知杜郵之冤
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重泉之永
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貽武康軍節度
使餘如故

張憲贈承宣使告

勅權邪煽虐久肆 邦誣忠義

龍神衛 沈寃之昭白豈功令之愆忘故追復
觀察使張憲有

志戰多素推拳勇首將元戎之

龍庭馬革裹尸忠肝可見蠅營集棘竒
禍遽興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盆而見
白日洗忠奄於丹筆新制

愈明亦九原之可起噫引劍呼痛世已知
杜郵之冤結草酬恩爾尚思輔氏之報勿以

重泉之永隔而忘許 國之初心可特贈寧
遠軍承宣使餘如故

謝表

臣珂言今月一日準 告伯父先臣雲特贈
武康軍節度使大父先臣之部曲張憲特贈
寧遠軍承宣使臣已於當日望 闕謝 恩
訖者辨枉九京素裹幸塵於 楓宸 進官
一等 洪私併漑於株連謗自此以益明
恩若何而可稱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

國家褒卹之典兼存忠邪別白之規榮靈雖
止於一時清議實關於萬世若稽漢代有嚴
異

帶礪之盟鮮傳於後綸 朝亦重沉寃之詔雪然

光曾極於撫綏麟筆莫聞於訂正未有 濬

杏頒 鼎至之恩 旁沾

蘭砌之藐孤 下逮 戴盆

之望 重回拱木之春茲 報功 伸枉

今之一 遇如臣伯父暨昔

偏裨嘗先百戰之

運南陽

拓境年十二而立戰多北潁推鋒衆五

凜聞於李愬環堤首馘於龍仙

以至筭凜趨庭

金之帶

奎章嘗美其濟功辭三命之華

詔旨復嘉

其有子屬議和之遙蠹起紛謗語之蠅營大功

垂成掣單父善書之肘竒禍驟起凜絳侯背

積之威誰為城下之狐移及水中之蟹內外

聞聲而附會旄倪重趼以皆遷三年東海之

隕霜莫之敢辨一節汾陽之貫日終以弗

惟忠誠炳若以如丹致冤狀皦然而自白投

讒界虎已關

高廟之深知

御

乘龍

繼被 孝皇之殊渥復故壇於一日滌餘澤

於重泉其如稗官堅白之辭猶奈

柱下汗

青之史擅謬孰明於野記傳訛何止於北盟

是正邪雖辨於人心而黑白尚紛於史筆不

有 芝封之昭雪終銜蒿里之冤誣敢忘易

箒之言冀動

凝施之聽

九關虎豹籲

天幸遂於升聞 一劄龍鸞裂地竟承於

寵渥 進牘肅藏於東觀辨書俾討於西垣

固知素定於 聖心尚欲復稽於衆論合兩

省至公之議振百年未雪之冤少府分旄指

洋川而具禮留臺錫號新容管之承流 十

行並下於 温綸 一字更踰於華袞 謂

其材為時傑忠世世以相傳勇在衆先戰多

多而益辨 表犁庭之素志 高折虜之竒

勛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耻白日舒

於厚夜丹書泯迹於遺編 恩出非常 澤

推兼被興懷疇昔忽聞垂絕之言曾是公微

汔遂未疇之責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聖讒

如 舜 清問若 堯 渙號誕敷 鼓雷

風於萬寓 豐中溥照 麗日月於九天清

廟勤 乙夜之觀白簡 寤壬人之蘊嚴忠

義權邪之辨播在王言俾是非曲直之公著

為世誠雖歷時之已久皆 錫命以惟新

義激方來 仁霑既往臣猥茲控 籲親獲

欽 承舉頭仰戴於 皇明拜手敬歸於
君賜菲葑有采愧微悃之易通葵藿徒傾知
大恩之難報一門自誓九殞為期臣無任感
天荷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 謝以
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貼黃 上表為先伯臣雲大父部曲臣

張憲蒙 恩加贈稱 謝事

謝宰執啟

珂啟今月一日準 告先伯雲贈武康軍節

度使大父部曲張憲贈寧遠軍承宣使者遺

謗大明等 錫及泉之寵 化工密轉孰知

宰物之仁蓋初心僅止於乞漿不自意復從

而被 澤九地各沾於 雨露 二天倍費

於陶鎔 德大若疇感極無語竊以國家舉

褒卹之典示不忘功臣下有幽枉之寃亦令

洗迹訂正再公於麟筆 恩榮洊出於 龍

光兩者交修皆前代所罕聞之盛事 列聖

以降在 今日為初見之彌文滄滌誣言竄

削疑史一字啓眞王之爵千社封異姓之臣
絲綸之命渙發無窮 旌旄之渥鼎來有耀
增蘭砌藐孤之幸兼柳營未校之榮盡回大
夜之焜煌坐使孤忠之皎潔雖 皇朝念舊
知公道之云開然縟典並行詞私門之特至
伏念珂伯父赤心之許 國偏裨戮力以同
時膝上從容已得黃石公不傳之祕帳前指
縱蚤稟霍漂姚必勝之謀年十二而立戰多
衆五千而嬰大敵遠闢南陽之境徑披臨汝
之鋒期濟 中興庶觀全節西平有子屢勤
一劄之褒北伐濟功洊沐萬釘之 賜不料
逢螭起割地奉仇之論遂成蠅營合黨締交之
謀使篲土之功虧極簧言而文致怒貽水蟹
殃及池魚盡割揚彪愛子之懷下逮韓信傳
餐之士穹靈在上忍為指鹿之欺積背慘威
俾蹈證羊之直人皆重足彼誠何心是非變
亂久而未分前後因仍莫之或辨茲幸成易
篲之命乃上副 當宁之求指陳竒詆之辭

折衷厚誣之語 宸章 奎書坦若甚明義
膽忠肝昭其如在遂徹 蟬蛸之覽復歸筆
削之公不惟消衆沫之漂山且交需窮泉之
漏澤上焉建節旄於外鎮下焉雄制錢於留
臺荐拜 洪恩雙加袞字毀銷謗史存歿知
榮秩進帥壇夢寐不到仰 湛恩之畢萃激
長夜之感咸並彰身後之名一洗生前之耻
八十年齋志歿地共銜蒿里之冤今一朝披
霧覩 天頓改松銘之觀士氣如洗臣節爭

磨誰寔

我有

鈞播茲蓋恭遇

某

官以忠致

主陳善閉邪

心潜格於

君

非力主盟於

國是

一堂聚會極

聖

君賢相之都俞

三館招延謹君子小人

之進退凡肯

建明者若出

游戲然有功

悉許以風聞無冤不與之雪洗

春之生

夏之長

陽和豈擇地而施申者拆枯者榮

鴻迪亦何心於此遂省幽明之所被寔歸

塊北之無垠珂猥以籲

聞親承

錫賚拔

茅連茹仰戴 皇明自葉流根宜推愍施報
貽魏顥諒不忘結草之餘詠感周詩尚終憐
喬木之舊詞源已究謝悃未殫謹具啓專人
捧詣 台墀塵 謝伏惟 台慈俯賜 鑒
念又備謹言

後序

天定錄既成書將錄而傳惻然若予感焉復
從而系之曰嗚呼天下之理託於物而後傳
者要其終必不可恃雖勢也而理則存湯盤
衛鼎淮碑岐鼓銘之所託以傳也吾意古人
之所以鑱著其勲明昭宣其令德一時視之
者若可以不朽矣而千載之下或仆或缺或
湮或沒博雅之士歆艷其馨烈欲一挹而不
可得雖培塿剔藪杳不得傳而若盤若鼎若
碑若鼓顧乃託其所託以自見於世悲夫物
之不可恃蓋如此且天下之堅且久者莫若
金石曾幾何時而蕩爲浮埃收爲太虛凡吾
之所恃以傳者悉從而反之而珂乃欲以區

區無類之文以昭明先王遺忠於萬世之
下詭覆未可期僭曰猶在安知其不胥爲失
所恃也謏學陋聞童蒙顛魯文字不足以傳
於遠姓名不足以昭於時則藏之名山散之
通都大邑傳之其人珂固不得與斯舉也則
豈特反所恃而已哉嗚呼以先王之忠之節
而聖朝推是非常之典使得一世立言君
子紀而傳之雖千萬世焉可也而獨以珂之
愚不肖惕然反顧凜無所恃以傳念至如此
則珂不孝之罪誠上通於天矣然珂猶竊有
所恃者以爲先臣報國之心昭如皦日正
理之在人心隱然有不可泯珂以七十年讒
誣未白之先凡公議之所予
論或庶幾焉嗚呼此或可恃也四方萬里之
廣名人鉅公之衆苟能哀其心而進之則此
書亦或可傳也是故珂之所恃者在彼而所
託者在此誠使人心有公議天下有正理則
忠邪是非之辨固已在於追褒未逮之先而

特昭明於 殊恩既霈之後方其未辨是理
未嘗不存及其既明是理亦未始增益則是
書不傳可也不作亦可也嗚呼羣陰煽邪異
論方興先王障狂瀾於不可支之際卒然以
靡方是時也身且不計而况於名乎一時之
名且不計而况於後日之名乎身與名俱所
不計而况於是書之傳否乎嗚呼先王誠得
所恃矣珂何有焉若夫金石之必不可恃而
反恃其所託以存則不可以諸孫之無聞而
遂恣然也方 公道宏開 真儒才卿執椽
筆而發幽光者項背相望豐碑隧道 奎壁
下臨有 祖宗之故事在珂雖無似尚當
嗣請于 朝則所以恃者其又庶幾乎嗣歲
孟陬之月癸丑朔珂後序

金佖粹編後序

岳鄂忠武王之孫有名珂者彙首王之豐功
茂績著為金佖粹編凡若干卷其版舊刊之
嘉禾歲久版脫壞無存其文藏諸民間者又
遺闕而無全書宥府經歷朱君佑之乃為之
編求四方得其殘編斷簡參互攷訂合其次
第始克成書復得續集五卷於平江蓋江西
本也通為

平章相國大新祠宇之後郎中陳君初菴為
比前尤詳於是將刻梓於

之序予惟是編視宋史加詳而王之豐功茂績
雖昭如日星得此編宜無遺憾矣竊嘗因是
而論之宋高宗之有忠武王猶周宣之有方
名漢光之有鄧馮也柰何高宗非宣光之匹
優柔而不能斷卒俾死於奸檜竊弄神器之
手可勝惜哉嗚呼高宗豈真不知也耶向使
王之事蹟不顯著忠心不明白則寢問之命
亦豈無讒佞之人之可入哉當是時金人兀
朮正疆而諸將若張韓楊王輩莫敢與敵獨
挫於王之手若孔子耳胥此以復中原卓有
賴者特以車駕南行倦於北顧雖王屢有事
機之可復朝廷未嘗不嘉之而未嘗不沮
之此其所以為可惜也所大可惜者朱仙鎮
之役一鼓渡河則金人束手就擒兩河望風
待下天下之定固在此舉方以此振兵而班
師之命已至豈奸檜者果有措天下之謀哉
特以循常嗜瑣而不能有所為耳吁中原之
地自此不可復父兄之讐自此不可報太行

忠義之社兩河歸戴之民遮道而哭從師而
南朝廷其果忍聞之哉曾不此之料而且彼
之圖宜乎苻洛下書生之言而終為秦檜之
所誣也吁宗德至此亦涼矣然檜者雖能逞
志於一時不能免誅於千載此王之事業所
以愈遠而愈光宜乎刻之金石傳之竹帛者
代有仁人君子之所相崇尚也觀是編者必
有感於斯朱君佑之名元佑吳門之世家
云會稽戴洙序

